

南懷瑾文化



照人依舊披肝胆
入世翻愁損羽毛

——劉雨虹訪談錄

岱峻 編著

第十章 我是南師永遠的義工

岱峻：劉老師，您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那一代新女性，但好像也與佛教緣分深？

劉雨虹：對的。有一個人看手相，說我有七世是和尚。

馬宏達：看手相還能看出這個來嗎？

劉雨虹：誰知道真假啊，只是自己覺得跟佛法有緣。為什麼？我住那個地方在三樓，一樓是東北覺光大和尚，他不住那裡，臺灣有個比丘尼住那裡，給他看管這個地方。結果有一天附近失火了，這個比丘尼不去喊救火隊，就跑到屋子裡咚、咚、咚，趕緊念經。太奇怪了，我就下樓去問她，她也不理我，只送給我一小本《阿彌陀經》〈大悲咒〉，我從來沒有見過這些東西啊。我一看那個〈大悲咒〉，一個字都不認識。我說這是什麼玩意啊，我說不行，我非得把它念會不可。我就在那裡每天念，所以我最早會背的就

是《大悲咒》，你想我如果前世沒有這個因緣，看也不會看，更不會去背吧。

馬宏達：那時候多大的年紀啊？



臺北連雲街蓮雲禪苑，「東西精華協會」舊址。

劉雨虹：袁保雲一兩歲那個時候，我四十四五歲了（大約是一九六五至一九六六年）。在家裡沒事，就啃那個〈大悲咒〉。後來就認識臧廣恩，他太太一輩子吃素，是學佛的，是我們老鄉。臧廣恩跟我講，你念觀世音，觀世音會來救你。我說你怎麼知道啊？他說觀音發過願啊。我說人發願不算數啊，今天發，明天不發了就不算了，對不對。社會上人不是就這樣嗎？他說他這個發願怎麼樣怎麼樣……

馬宏達：《普門品》。

劉雨虹：《普門品》，我不懂啊，《普門品》中說當人臨刑被殺的時候，觀世音來救你，我說觀音為什麼要去救他，他是個壞蛋啊。那時立法委員蕭天石，他要弘揚道家就印《道藏》，在立法委員裡頭預售募款，立法委員大家看面子，就有很多人訂書，他就拿這個錢，把《道藏》印出來。袁行廉（我先生的堂姐）的先生是立法委員，拿到書以後，袁行廉就看，說道家這樣，又是什麼鳴天鼓啊，又是什麼修行啊，看了以後她就過來教我，如何鳴天鼓，我們兩個人就搞這個事。

這個事有興趣最初是袁行廉帶領的，有一個李杏邨，我有一個鄰居湯志平跟他熟。有一次相約去看承天寺廣欽和尚。廣欽和尚只吃香蕉、喝水、不倒單，永遠盤腿打坐。我說奇怪天下還有這個事，就和李杏邨、湯志平，一塊去看廣欽和尚。

這一年很特殊，好友陶蕾，也是喜讀新詩的人，這年也從美國回到臺灣，於是我二人加上周夢蝶還有徐進夫，時常共約出遊。有一次到承天寺拜見廣欽老和尚，他是從福建來臺灣的，聽說他在福建山中修行，有一次進一個洞穴打坐，原來是老虎的窩，老虎回來看到和尚坐在牠的地方，就在門口猶疑，老和尚也看到了老虎，但他說，自己心想如果欠老虎命，就被牠吃掉算是還債，老虎後來就走開了，大概和尚不欠牠命。（註54）

（註54）劉雨虹，〈關於周夢蝶二三事〉。

看了以後開始對這一門有點感覺。後來湯志平就跟我講，有一個南懷瑾，常常在師範大學公開講演，你可以去聽。我還問一個農復會的朋友，聽說過南懷瑾沒有？他說學佛的，會講佛法。後來就聽老師講課了嘛，那年我四十九歲了。

維基百科介紹：

南懷瑾（一九一一年至二〇一二年），國學學者，中國古代文化的積極傳播者。出生於中國浙江溫州樂清南宅殿後村的書香門第，自幼飽讀詩書，遍覽經史子集，加之一生從軍、執教、經商、遊歷、考察、講學的特殊經歷，使其對中國文化鑽研精深、體認深刻。其著作多以演講整理為主，內容往往將儒、釋、道等思想進行比對，別具一格。對現代中國傳統文化普及的作用不容置疑。

南懷瑾一九一八年生於浙江溫州樂清，自幼接受傳統私塾的嚴格教育。浙江省國術館第二期畢業；中央軍校政治研究班第十期修業；金陵大學研究院社會福利系肄業；一九四五年，前往四川、

西康、西藏參訪。期間在峨嵋山中峰大坪閉關。離藏後赴昆明，講學於雲南大學，後又講學於四川大學。一九四七年返回故鄉溫州樂清，不久，歸隱於杭州三天竺之間。後又在江西廬山天池寺附近清修。一九四九年春前往臺灣，相繼受聘於中國文化大學、輔仁大學和國立政治大學講學。一九六九年創立「東西精華協會」，後創立「老古文化事業公司」和「十方叢林書院」。一九七一年創辦《人文世界》雜誌。一九七六年到一九七九年閉關於鬧市三年。一九八五年旅居美國，成立維吉尼亞「東西學院」。一九八八年到香港居住。一九九四年應妙湛長老之邀到廈門南普陀寺主持「南禪七日——生命科學與禪修實踐研究」。二〇〇四年從香港移居上海。二〇〇六年到蘇州吳江廟港太湖大學堂定居。對中國文化和社會均產生了深遠影響。二〇一二年九月二十九日下午四時，南懷瑾在江蘇省蘇州市吳江區七都鎮廟港太湖大學堂去世，享年九十五歲。

岱峻：一九六九年，您四十八歲。

劉雨虹：我一九六九年認識南老師的時候是個關鍵。我生在五四運動時代，打倒孔家店，從小我沒有念過四書五經，後來看到南老師一篇文章，那觀念就比較改變了。然後第一步，南老師在臺北師範大學開講座，當天的講題是《佛學概論》，大概有一百多人聽講。我一回頭看見老師來了，我覺得老師臉上有金光，金色一樣的金光，我心想這個人對了。

岱峻：後來是怎麼跟老師走近的？

劉雨虹：後來老師就搞了一個禪學班，我還記得在青田街。也不收錢，就是有興趣的來聽吧，十幾個人，當時周勳男也是其中的一個，還有幾個人。那一天孫毓芹搞了一個盒子，說是樂捐。我捐兩百，我先生捐兩百，廉姊捐兩百，還有葉曼夫妻兩個也去了，各捐兩百，你看我們就捐了一千嘛，打開盒子一看，一共一千二，其他那麼多人共捐了兩百。那些都是學生嘛！有人也許捐十塊八塊的，對吧。那時，開班不收錢，因為規定私人講學可以，但不能收錢。老師就是顧忌收費這個事，還是孫毓芹給他弄的。剛認識



1970年3月東西精華協會成立留影。

老師的時候，他就說我：「你是吃兩碗飯長大的。娘家一碗，婆家一碗」，意思是說我不懂世上人心的複雜、難測和醜陋。我可能與老師有文字緣吧。

老師講了以後，就去日本了，那一次，與日本文化交流嘛，瓊瑤的爸爸陳致平，也是一起去的。老師就送了瓊瑤爸爸一本自己作的詩集，很簡單的一個詩集。詩集拿回家了，瓊瑤的媽袁行恕就開始看，那個時候我跟老師還不熟，就問她，妳看這個南懷瑾的詩集，怎麼樣？她說，他這個詩啊很空靈。

馬宏達：老師去日本回來就開始搞東西精華協會，跟禪學班有關係嗎？

劉雨虹：沒有，禪學班先辦，自從搞了一個「東西精華協會」，搞了一個組織，等於內政部登記了，這個時候的正式講學，就可以收學費。我們就趕緊報名參加，十幾個人，有李淑君、周勳男、史濟洋、劉爽文，還有山東人那個寫字的王鳳嶠，王鳳嶠的表哥韓長沂，也是山東人，跟老師很久，老師很早跟楊管北他們講課的時候，他都參加。那個時候南老師就講禪宗《指月錄》，講禪宗祖師悟道經驗，太神奇，太美妙，太震撼心靈了。令人似醉如癡，那是沒有言語可以形容的，怪不得佛說：「我法妙難思」。

二十世紀七十年代，南懷瑾老師在臺灣成立東西精華協會，開辦禪修班，開設課程有《論語》和禪學。關於南師與《指月錄》，南先生講過有一段奇緣：

剛才講到張學良，在西安事變以後，跟蔣老頭子到南京，蔣就把他關起來。……關起來這幾十年，看守他的是我的朋友劉乙光（湖南人，黃埔六期的同學）。他由南京開始一直看守著他，抗戰

時住在貴州風景最好的花溪，到臺灣住在新竹，也是風景最好的地方，始終有一排憲兵保護，始終有多少男的女的侍應生。

劉乙光看守他一輩子，很有意思。看守工作由中校開始，最後昇到中將為止。……甚至，講到佛學方面，還有一個很有趣的事。抗戰勝利了，我還在四川成都沒有走，大家都復員回來搶官作，我仍在成都打坐，後來到昆明。那時是民國三十六年秋天，劉乙光從臺灣寫封信給我，航空寄來，叫我替張學良買一套書，當然是國民政府公家出錢。他跟我說，我們師兄弟，你就幫我買一部禪宗的《指月錄》，是張學良要的，於是我就在成都文殊院印經處，買一部寄到臺灣給他。

後來我到臺灣，劉乙光來看我，我說：「老兄啊，臺灣是文化沙漠，什麼都沒有，佛經沒有，四書五經也沒有，好版本找不到，只有亂七八糟的日文書。我想印《指月錄》，你叫我幫張學良買的那一套還在不在？」

「還在。」

我說：「他學禪，跟你學嗎？」

他說：「哎喲！他什麼都亂搞，只要有興趣，他要什麼，上面老頭子有交代就買什麼。先是學明史，我給他請一個老師。這老師我也認識叫周念行，有人一目十行，他是一目二十行，也學明史的，所以專門請他來上課。學史不成又想搞禪宗，所以我託你買。他哪裡看得懂？搞搞又不搞，現在搞起基督教來了。」

我說：「那挺好，我正要這部書，你幫我拿來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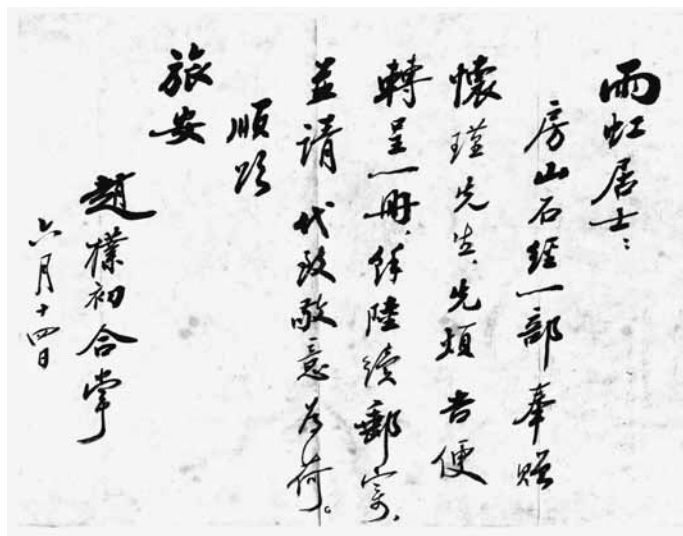
後來劉乙光就把這一套送還給我，我在臺灣印的第一本書就是這本《指月錄》。那個時候，我還沒有在楊管北家裡講課。我覺得臺灣很需要這書，印出後結果也賣不出去，我沒有錢，是借錢來印的，還要賠本。後來沒有辦法，有個學生聶公陽，當時是社會處的處長。我說你把我印的《指月錄》賣掉，他說哪裡賣得掉！我說你想辦法，我是背債印行的。結果他就把錢弄來，說老師啊，你去還

債吧！書我來處理。

後來文化慢慢推行起來，需要《指月錄》了，我就問聶公陽，我說：「公陽啊！我當時賣不出去的那個《指月錄》，現在流行啦，很需要，你還有的話幫我找來。」

「哎喲！老師！統統沒有了。你當時叫我想辦法幫你把書賣掉還帳，那書除了我們要看，當時誰看得懂啊？我也沒有辦法，又不能去敲竹槓，不能公開叫商會買。最後有個屠宰業公會會長，跟我比較要好，我就叫他幫我想想辦法。他就把書拿去，把錢拿來，所以老師我才把錢交給你把印書帳還了。」

後來我問他書哪裡去了，他說包豬肉包完了。我說好，為張學良弄來的佛學禪宗書籍，印出來以後（當然原書我還保留），賣給屠宰公會包豬肉包完了。這也是天下一大奇事，哎呀！所有歷史，我看還是用這真實故事做個結束吧！一句話：所有歷史的真實故事，都是被屠宰業包豬肉了，豬肉吃完了，連毛都不剩，誰能找到



1991年趙樸初致信劉雨虹贈送月餅，轉贈南懷瑾《房山石經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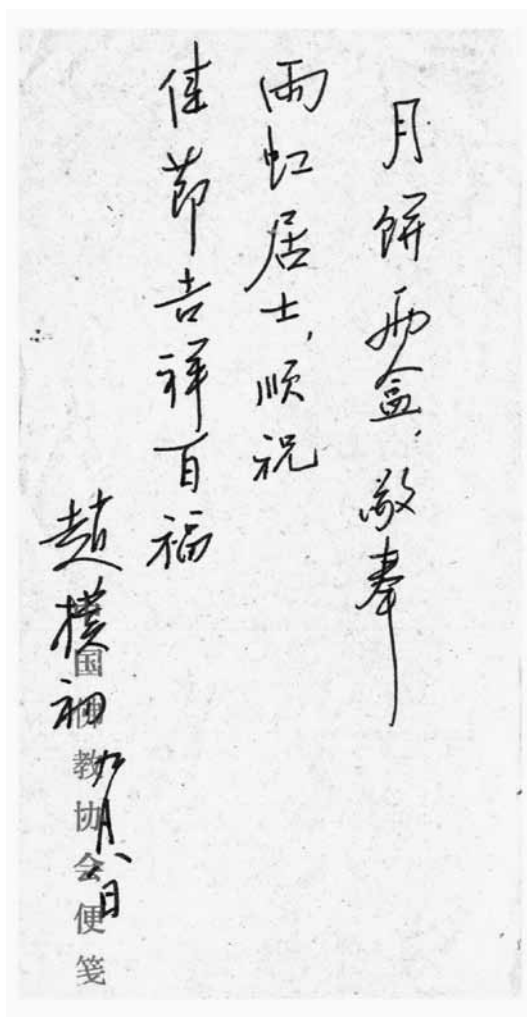
蹤影呢！（註55）

岱峻：禪宗史、禪宗公案都很吸引人。

劉雨虹：所以老師上課教那個《指月錄》，我受益很大，禪學班就是講這些禪師的一生，你看那些禪師後來倒楣，倒楣也哈哈大笑，對吧。你能夠這樣不是少煩惱嗎。所以我常常說幸虧老師先開那個禪學班。那時候學這個大家也沒有開悟啊，可是看了這個祖師的生平，

（註55）南懷瑾《對日抗戰的點點滴滴》，南懷瑾文化，2015年出版，66-71頁。

對我們作人做事影響非常大，有些事就不那麼介意了，所以禪宗祖師講「放下」，有時候就比較不會那麼計較了嘛。還有人批評老師，葉曼就批評老師，她說教禪宗不應該先教祖師的《指月錄》，這些不好，又是怎麼樣怎麼樣。那你不從祖師的生活態度學起，你學禪宗幹嘛呢，對不對。



1991年趙樸初致信劉雨虹贈送月餅，轉贈南懷瑾《房山石經》。

《指月錄》，全名《水月齋指月錄》，是記述禪宗僧侶事蹟言行的書，明朝人瞿汝稷編。瞿汝稷，官至太僕少卿，博學，信佛。他於萬曆三十年（一六〇二年），撮匯歷代禪師法語而成《指月錄》三十卷。所謂「指月」，源於六祖慧能與無盡藏尼的一次對話：後者問慧能，「你連字都不識，怎談得上解釋經典呢？」慧能回答：「真理是與文字無關的，就像天上的明月，而文字只是指月的手指，手指可指出明月的所在，但手指並不是明月。」這就是禪宗所喻，佛法經文不過是指月的手指，只有佛性才是明月所在。禪宗故以「本來無一物」為上境，以「萬慮皆空」為至德。主張不立文字，不下注腳，親證實相，方為究竟。

岱峻：禪宗講，道在平常心，不是文字般若，是生活哲學。

劉雨虹：那天有人送一件禮物給一個同學，那同學再三客氣，不願接受。南師後來看不過，就對這同學說：你不收他的禮物，不要認為你不欠他了，你仍然欠他，你欠的是他對你的那份情。所以，情的債是最難還的，如

果你收了禮物，你欠的只是禮物，是物質，那是容易還的啊。世上最麻煩的債是情，生生世世纏繞，解不開，尤其是親情、愛情……所以，我看老師對別人的餽贈，常常欣然接受，立刻還禮，似乎情也有了，禮也有了……

有一次南老師講課，大廳廣眾說，我坐不改姓，行不更名，我就在另外一個辦公室笑。他下來，我說老師啊，高公孫就是你的筆名，老師說對啊，自己都忘了。

岱峻：老師蠻有性格，好像也不見得非常隨和。

劉雨虹：老師上課的風格是講演，老師講《楞嚴經》，講一會兒就對一個老居士說，好了，你研究那麼多年，現在你上來講。老師讓他講，他就上來講，他是照本宣科，念一句隨便解釋。老師就說下來，下來，哪有像你這麼講的。你看，當眾給他難堪，結果他氣得要死，下課以後他就講，士可殺而不可辱，當眾侮辱我，就不來了。

馬宏達：老師為什麼讓他上去講？

劉雨虹：跟老師學佛，有很多人就困在這佛法裡頭了，也是很麻煩的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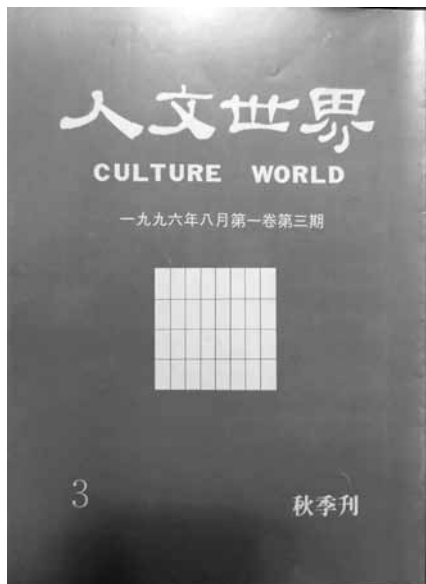
老師不搞宗教，一些人偏偏又很沉迷宗教，一天到晚佛菩薩保佑啊。老師剛開始這個禪學班，同學都是比較年輕的，而我在其中算是年紀大的，這些新來的年輕人，老師可能怕被這些老學佛的，帶成那些光要佛菩薩保佑的，光念經的，所以老師就來了這一手，就把這些老佛油子趕跑了。

馬宏達：老師是另外一種情懷。

劉雨虹：對，他不拘形式的。老師說佛學、佛教、佛法三樣，我不搞佛學，我也不搞佛教，我搞佛法，對吧。

馬宏達：他這是菩薩道精神。

岱峻：民國六十年，即一九七一年，又開辦《人文世界》？



《人文世界》封面。

劉雨虹：有一天，老師對我說：文章乃千古事，諸如諸子百家，歷史傳承，以及一切文化思想，都是經由文字而流傳。中華民族的悠久文化，也是因此而得以被世人認同，所以要辦雜誌，老師定名為《人文世界》，以傳播文化，推廣教化，並且要我參與，出點力。於是我就約了外甥女瓊瑤和《皇冠》雜誌的負責人平鑫濤與老師餐敘。平老闆熱情答允代為發行，《人文世界》月刊就在一九七一年四月出版了創刊號，定價臺幣八元。老師每期寫三篇重要的文章，其餘的陪襯文章，除我之外，還有朱文光、周勳男、林曦、徐進夫、杭紀東、徐立功、孫毓芹、李淑君等很多人參與，老師的兒女南一鵬和南聖茵，也寫過文章。我們辦那個雜誌沒有賺錢，還貼錢啊，結果有一個政府什麼人我忘了，寫了一篇關於佛法的文章，沒想到他會這樣，老師趕緊寄了一千塊錢的稿費給他，看他給我們捧場嘛。

很多事情基本就是佛法的範圍，譬如說算命這個事，有人走好運的時候，就做好事，公益的事，就是有貢獻的，有建設性的，有人在走好運的時候花天酒地，對嗎？為什麼會這樣，為什麼同樣一個好運，有人這樣有人那

樣？像老師三十歲以前走好運，他什麼都學了，他就是學習啊。有人在好運時，吃喝玩樂，為什麼會這樣？所以算命這個裡頭有一個大問題，不能全信。這個就牽扯佛法了，根器的問題嘛！這不是扯到佛法三世因果了嗎。很明顯的例子，就是老師那個命啊，木旺，小時候走火運，他念書啊，什麼都學了，三十幾歲禪宗也悟道了，密宗，諸子百家什麼都學了。有的人小的時候，環境好啊，又穿得好啊，又玩啊，對不對？你看這個裡頭有多少三世因果啊！

葉曼很能幹，袁家二伯母就想娶她做兒媳婦，後來說不行，跟人家已經訂婚了。葉曼不簡單，活到一百多，反正超過一百。修行已經有點功夫了。她跟我講帶脈通了，我也不懂帶脈通是什麼事。我就跟老師講，葉曼跟我講她帶脈通了。帶脈通什麼啊，老師不說話。因為葉曼後來對老師也有很多意見，她說應該這樣，應該那樣，她還跟我講，辦個什麼東西精華協會，有個地方講經說法就可以了，搞那個幹嘛。她反對，然後大家都不講話，他們一群人都反對，只有蕭政之還贊成，他支持。